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

郑君雷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摘要：岭南战国秦汉墓时常见有柱洞，其性质和功用较复杂，不仅与墓葬形制和棺槨结构有关，而且涉及若干值得探究的葬俗现象。本文依“封门排柱”、“槨盖顶柱”、“槨板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槨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逐一讨论。

关键词：岭南；战国秦汉墓；柱洞；葬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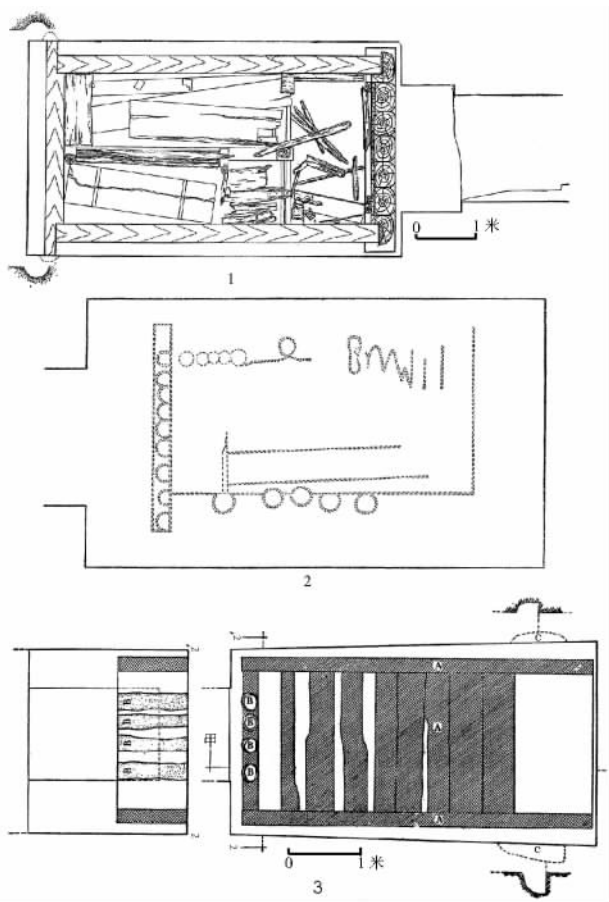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4-0053-10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出现在墓底、二层台、墓道等处，位置、数量和形状不一，性质和功用复杂。柱洞不仅与墓葬形制和棺槨结构有关，而且涉及若干值得探究的葬俗现象，因此敷衍成文，依“封门排柱”、“槨盖顶柱”、“槨板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槨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逐一罗列。

一、封门排柱

广州汉墓^[1]的木槨室，主要是“井槨式”和“封门式”两种形制。前者“由垫木、底板、壁板、盖板作两纵两横，组合成一个大木箱模样”，后者“槨室靠墓道一端作敞门式结构，门洞用若干根木柱直竖封堵，其余部分与上式同”，主体仍然是壁框结构。“在广州地区采用木柱封门的木槨墓，到西汉中期始盛行，一直沿袭到东汉晚期”。

封门木柱的数量不等。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一般是六、七根，中间几根竖立在木质门限的凹槽中，两侧边柱出底榫插入门限卯眼（图一，1）；或者柱脚出方榫插入门限卯眼。这些封门排柱偶尔会留下印痕。M1153 墓室近墓道口处有门限灰痕，“当中有九个半圆形的封门柱印，直径约 0.4 米”（图一，2）。M3018 “槨与木棺俱朽，距墓底 0.98 米出现顶盖、壁板及封门木柱灰痕，柱朽后形成垂直的圆洞，直达墓底”（图一，3），这



图一

1. 广州汉墓 M4013 槨室封门排柱 2. 广州汉墓 M1153 封门柱印和木槨板灰痕迹 3. 广州汉墓 M3018 封门柱洞和木槨板灰痕迹

^{*} 教育部 2008 年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秦汉帝国岭南边疆的考古人类学研究”（08JJD840207）阶段成果。

些柱洞是淤土堆积后形成的,并非当时的设置。

发表材料中尚未见到封门排柱直接插入墓底形成的柱洞。广州汉墓以外,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椁室口的封门是用12根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柱并立封住的”^[2]。贺县金钟一号汉墓的椁室也是封门式,只是“门洞用若干块木板直竖封堵”^[3],而非排柱;贵县风流岭M31则是“用十一块方木竖放封门”^[4],与其相似。

二、椁盖顶柱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木椁室内部,设有支撑椁盖的立柱。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在椁底板的中部横置一块“中方木”,“木上面每边从外向内各排列竖立四根方柱,余下的空间设两扇木门,把椁室分隔成前、后两室”(图二,1)。这些方柱的间隔功能以外,还起到椁盖顶柱的作用。

椁室内的椁盖顶柱若穿透椁底,则会在墓底留下柱洞。贺县金钟一号汉墓椁室“后室与前室用木板隔开,隔板立于后室底板之上。从发掘时所见后室南端地面上留有两个10厘米直径的柱洞来看,隔板北侧的东西两端还有柱子,起顶固作用”^[5](图二,2)。

广宁龙嘴岗^[6]M8墓底东北部近墓圻处有一较大柱洞(图二,4),肇庆康乐中路^[7]M9墓底有三道横向沟槽,“在后端沟槽中间有一圆洞,直径24厘米,深50厘米,直壁圆底,壁面规整”(图二,5)。这两座墓设置的是单个柱洞。

广州瑶台北柳46号墓“坑壁四转角处各有一洞,深约30厘米,可能四角竖一根木柱”(图二,6)^[8]。龙嘴岗M16(图二,8)和M17(图二,9)墓坑残,分别发现两个和一个柱洞,柱洞位于墓坑转角处,位置与北柳46号墓基本相同。龙嘴岗M6“墓室部分被破坏,前端右角有一柱洞”,未附图。这三座残墓的墓坑四角原来当各有一个柱洞,与北柳46号墓相似。肇庆康乐中路M7发现四个柱洞,不是位于墓坑四角,而是在与墓坑四隅尚有一段距离处(图二,10)。龙嘴岗M10“墓室被破坏,头两侧各有一柱洞”,未附图,原来也可能是两对柱洞。

这类在土坑墓墓底发现的单个柱洞或者两对柱洞,若发现椁室灰痕或存在设置椁室的迹象,首先可以考虑插立椁盖顶柱的可能性。肇庆康乐

中路M7“墓底中部为生土棺床,……比墓底高出20厘米”,棺床前端放置陶屋、井、灶等器物,空间关系与广州汉墓双层分室木椁墓的“假二层”结构相似,M7的四个柱洞插立的很可能是支顶椁盖的立柱。

岭南战国秦汉墓二层台面的长边两侧经常见到柱洞,一般是两、三对,绝大多数对称。以平乐银山岭墓地^[9]材料最丰富。其中一些墓的二层台较为低矮。

广州汉墓M1060“四壁平直,距墓底高0.34米有生土二层台,当中形成一个2.84米×0.76米仅可容棺的椁室。二层台两侧各有三个方形或圆形的柱洞,深入坑底16厘米。前后两对柱洞位置相对,中间的不对称,柱洞中有板灰”(图二,11)。M1060插立的虽然是“半明柱”,但是二层台内的墓坑颇窄促,似不宜再设置椁板等结构。因此《广州汉墓》推测“此墓的椁室是用生土二层台为壁,在台侧竖木柱,柱顶可能架有横梁组成椁盖支架,上铺盖板。由于二层台高度仅0.34米,高未逾棺,所以四周可能还加一层壁板”。平乐银山岭M71的熟土二层台高仅14厘米,“从板灰痕迹看,此墓有棺有椁,木椁从二层台上垒砌”,说明《广州汉墓》的推测较有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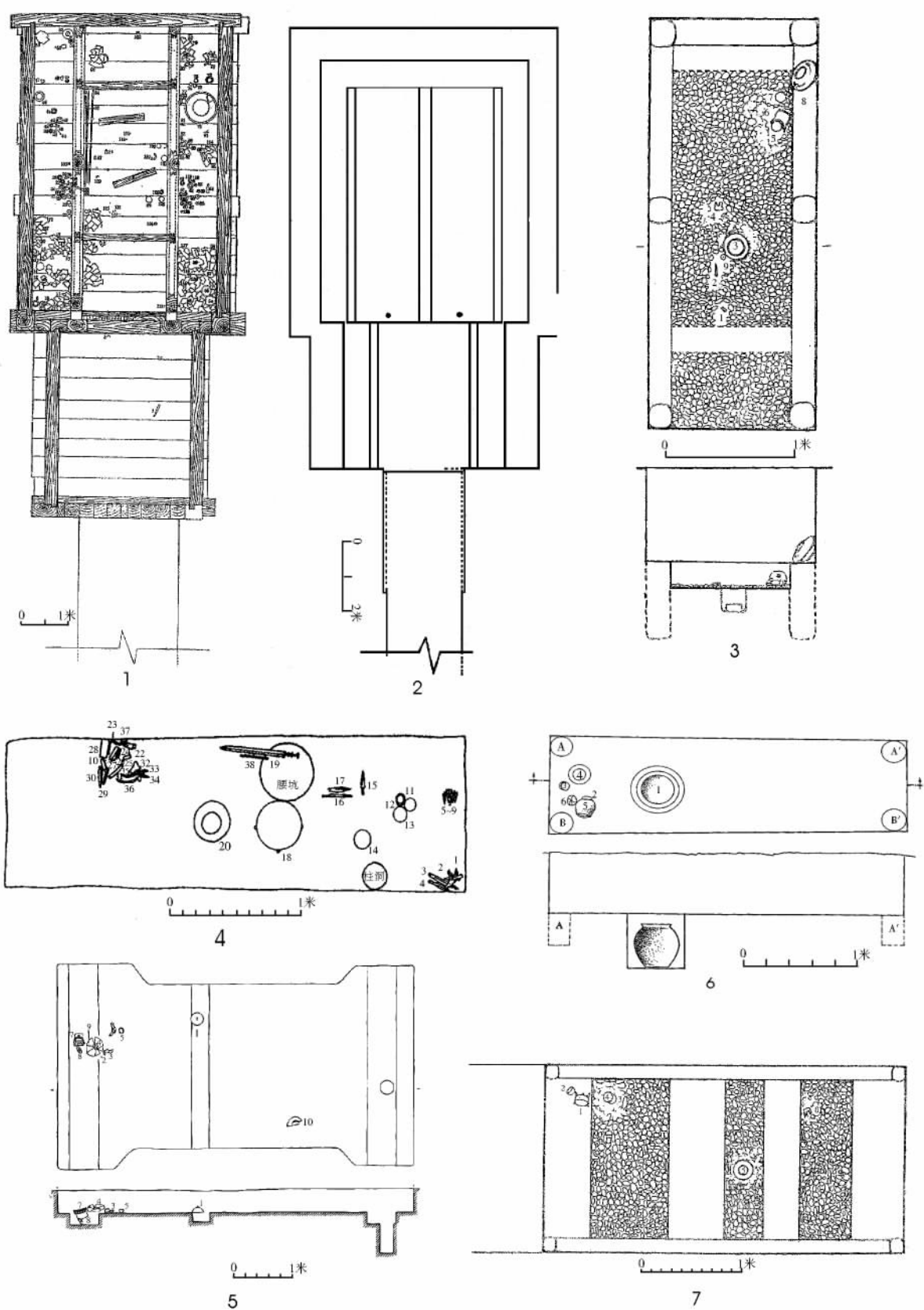
银山岭M115二层台面有三对圆形柱洞(图二,3),M126在二层台四角设置两对方形柱洞(图二,7),二层台均仅高20厘米。广州汉墓M1060、银山岭M126和M115二层台较为低矮,这类墓二层台面以上还可能有木椁结构,台面柱洞插立的木柱主要用作椁盖顶柱,同时具有连结椁板的壁柱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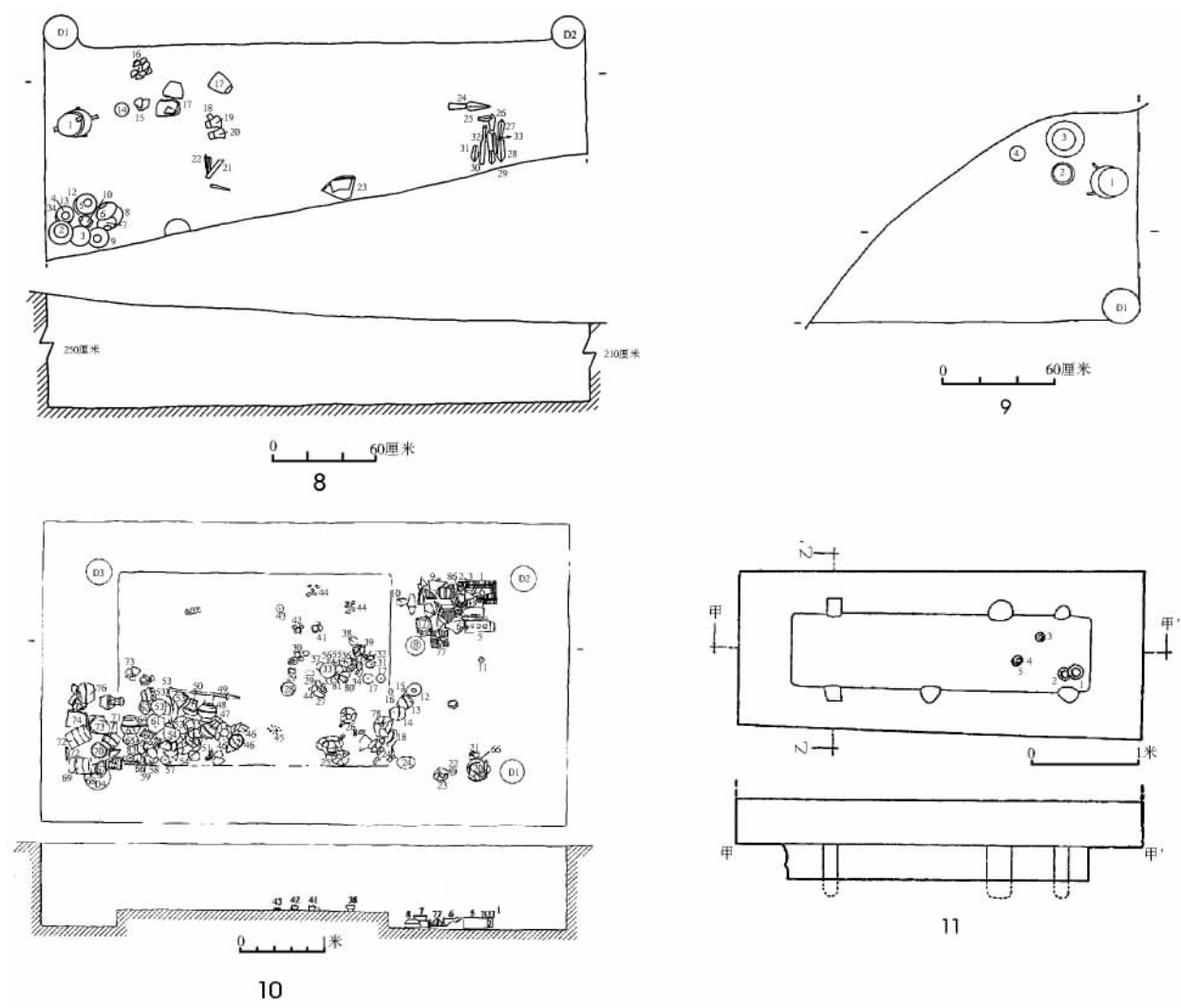
三、椁板壁柱

二层台面见有柱洞的岭南战国秦汉墓中,还有一些墓的二层台较高。

银山岭M55和M114在二层台长边两侧有三对圆形柱洞,M74和M94有三对长方形柱洞,M97有两对长方形柱洞。银山岭M64二层台分为两级,第二级台面有三对圆形柱洞(图三,1—6)。这些墓二层台较高,银山岭墓地一般在0.8—1.25米。

银山岭M55“从残存板灰测得椁室高约1.7





图二

1. 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平面图 2. 金钟一号汉墓平面图 3. 平乐银山 M115 平剖面图 4. 广宁龙嘴岗 M8 平面图 5. 肇庆康乐中路 M9 平剖面图 6. 广州瑶台北柳 M46 平面图 7. 平乐银山岭 M126 平面图 8. 广宁龙嘴岗 M16 平剖面图 9. 广宁龙嘴岗 M17 平面图 10. 肇庆康乐中路 M7 平剖面图 11. 广州汉墓 M1060 平剖面图

米”，而铜棺环散落在墓底中间，说明紧贴墓圻的不是棺板而是椁板。M74“二层台面和墓壁上都有朽木痕迹”。因为墓坑较深，有可能是椁室侧板立贴二层台壁，盖板平铺在二层台面，柱洞插立的木柱主要起到联结椁板的壁柱的作用。

椁室壁柱与壁板的连结方式可以从罗泊湾二号汉墓椁室内部的间隔结构得到启发。罗泊湾二号汉墓椁室内在“正方木”上对称竖置五对木柱，中间三对木柱的两侧开出背向凹槽（两端立柱开出单面内向凹槽），凹槽内插入木板，以立柱将木板连结起来，将椁室隔成东、西边箱和中室（图二，1）。这几座墓插立的均为“半明柱”，尤其银山岭 M55 壁柱明显凸出于坑壁，比较适宜在木柱两侧开凹槽插入壁板。

四、棺架立柱

广州汉墓“架棺”或“架举棺室”的实例均在木椁室内，“架举棺室”相当于间接“架棺”。从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形态推断，“架棺”在岭南战国秦汉墓中有一定数量^[10]。“架棺”当有棺架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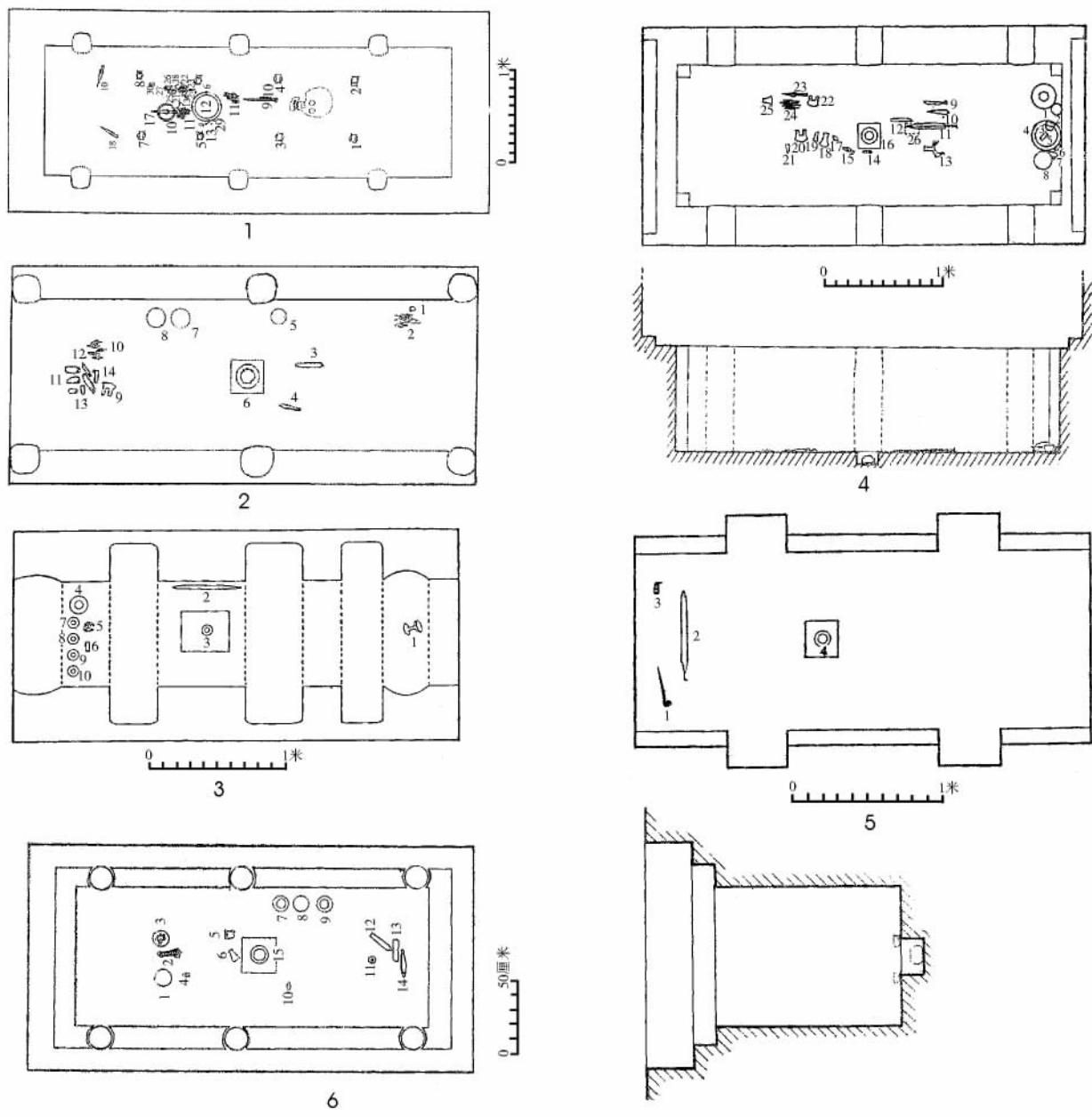
广州汉墓 M1048 直接“架棺”，以五条横枋榫插在椁壁板上构成“疏底木架”，另以四根立柱支撑棺架顶盖（图四，1）。“架举棺室”有三种方式：M2040 以一系列短柱承托“架举棺室”的梁枋，横枋榫插在椁室壁板上，《广州汉墓》称为“连壁减柱式”（图四，2）；M2050 横枋搭架在对称的两列底柱上，然后纵向铺板“架棺”，

报告称为“立架式”(图四, 3); M2043 在椁底板上分立三块横隔板, 其上纵向铺板, 构成上下双层结构, 称为“隔板式”(图四, 4)。这些“架棺”实例的木椁室内, 设置支撑棺架顶盖的立柱, 或设置支撑上层棺室的底柱和隔板, 只是未穿透椁室底板, 墓底未见柱洞等痕迹。另外, 根据广西南丹的民族学调查, 岩洞葬的“棺架”结构是以四根横枋榫穿四根立柱^[11](图四, 5)。

存在“架棺”迹象的岭南战国秦汉墓在墓底

或二层台面往往见有柱洞, 很容易联想到“棺架立柱”或“棺室底柱”等结构。

岭南战国秦汉墓若在木椁中“架棺”, 实例中见到的几种方式皆有可能, 尤其是“横枋榫插椁室壁板”的结构最具适用性。不设二层台的土坑墓中, 龙嘴岗 M8 这类单个柱洞也可能用以插埋支撑棺架顶盖的立柱; 坑底有两对称柱洞的墓例也有可能是“横枋搭架底柱”或“横枋榫穿立柱”结构。设二层台的土坑墓中, 二层台壁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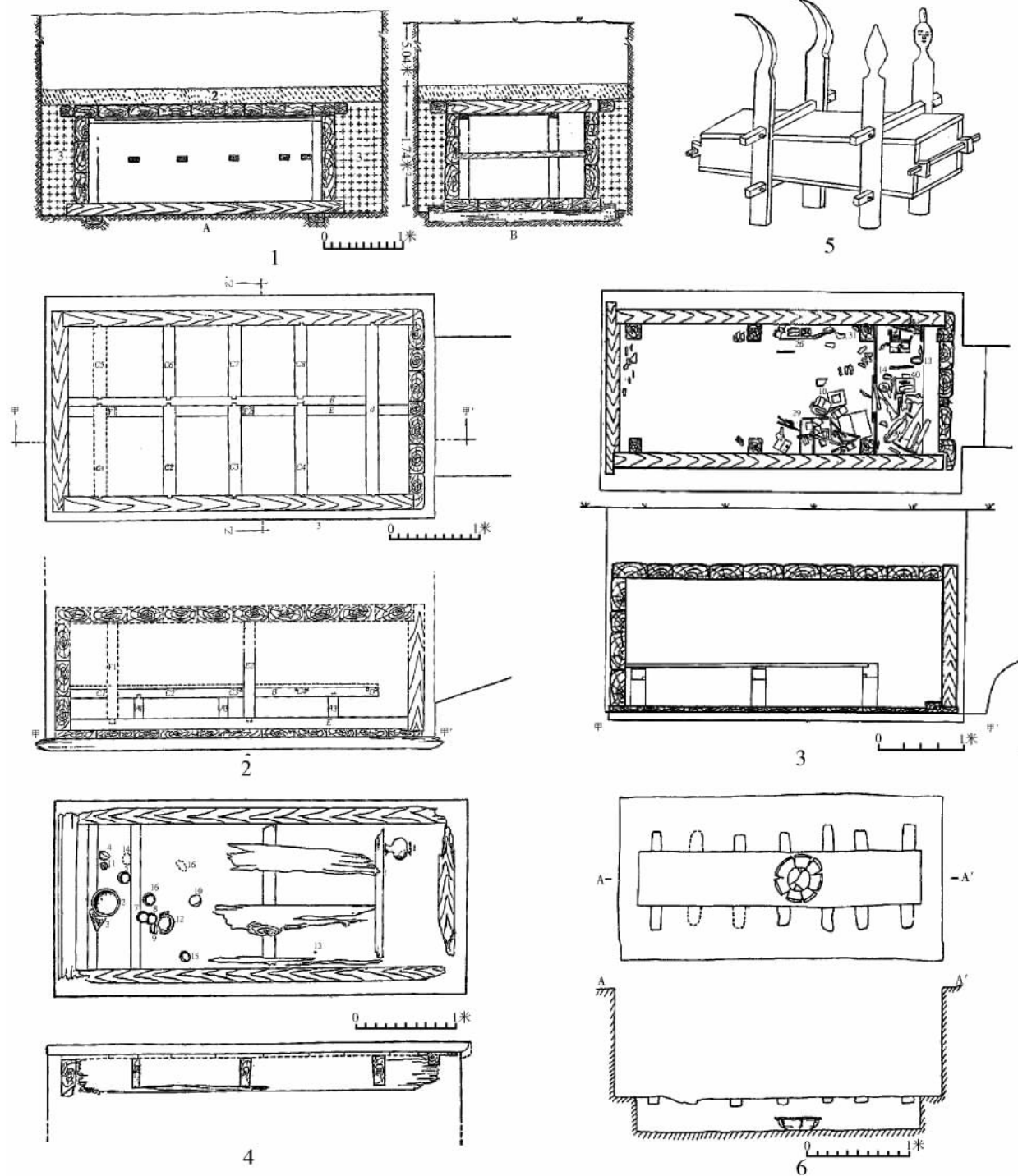
图三

1. 平乐银山岭 M55 平面图 2. 平乐银山岭 M114 平面图 3. 平乐银山岭 M94 平面图 4. 平乐银山岭 M74 平剖面图 5. 平乐银山岭 M97 平面图 6. 平乐银山岭 M64 平剖面图

榑壁板，横枋既可以榑插于榑室壁板，也可以只榑插于木柱，或者同时榑插于榑室壁板和木柱；若是环土为榑，则只能榑插于木柱。

徐闻五里镇 M1^[12] 二层台“表面东西两壁有

7对互相对称的凹槽”，槽口平面细长且较浅平，适合以木枋横搭，其上可承置一棺，其下悬空部分相当于一个大腰坑（图四，6）。这类“凹槽”可视另类“架棺柱洞”。



图四

1. 广州汉墓 M1048 棺架结构 2. 广州汉墓 M2040 “连壁减柱式”结构 3. 广州汉墓 M2050 “立架式”结构 4. 广州汉墓 M2043 “隔板式”结构 5. 南丹崖洞葬棺架 6. 徐闻五里镇 M1 平剖面图

五、甬道门柱

广州农林东路发掘一座“人字顶”木椁墓，“墓坑西侧凸出部分的木构甬道以西区域，暂称为门道。……初步认为门道位置原有木构设施。在墓坑西侧凸出部分的北侧边壁发现8个柱洞，南侧边壁有5个柱洞，可能与门道木构设施或修筑墓坑时的防塌支护桩有关”^{〔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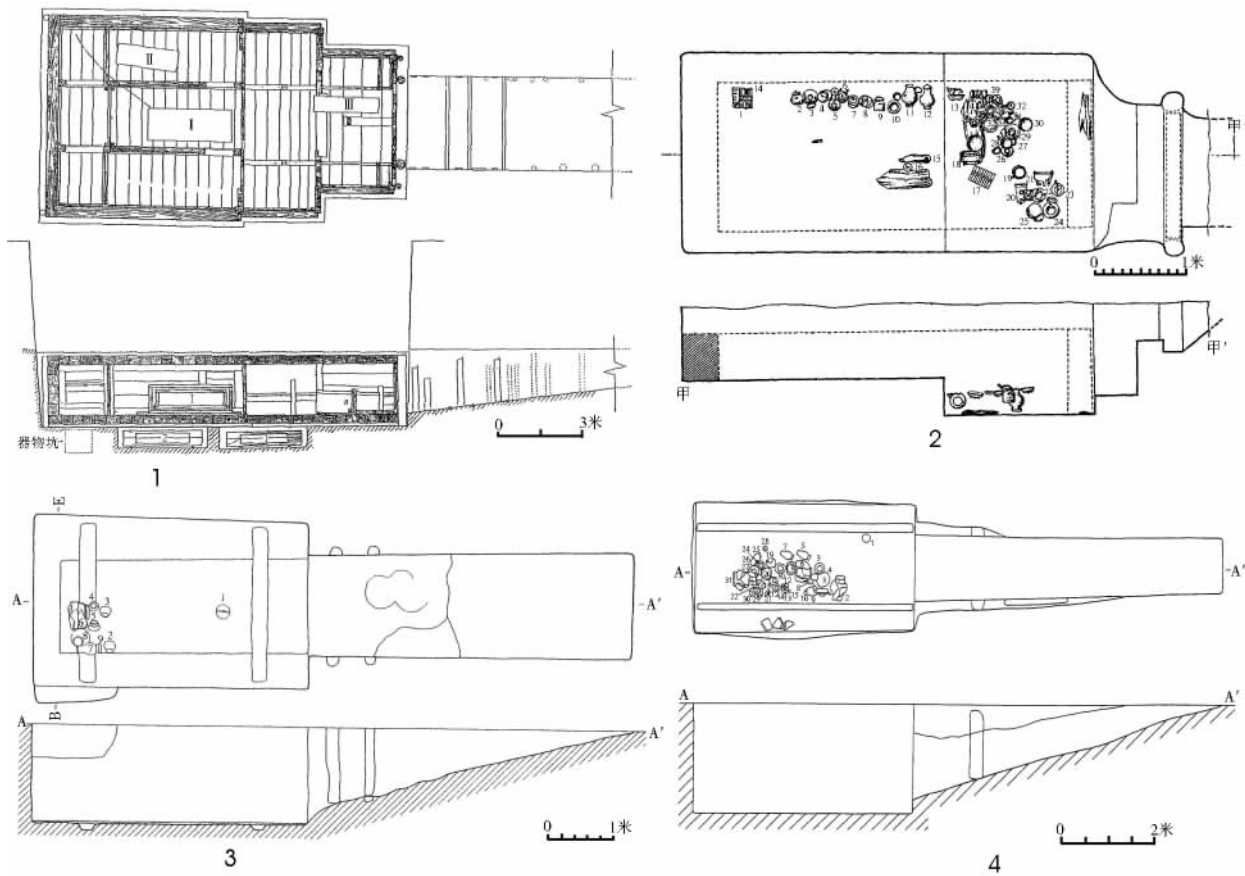
丁巍认为，门道“位于墓道之后，墓室之前。门道设施有多种方式，大体门道由铺底板、阶梯、两则的生土熟土台或直接的纵向木档板、两侧的立柱等构成，且极有可能有木质覆顶。这种形制多见于广州地区南越国时期大中型墓葬和部分中小型墓葬，进入西汉中期逐步简化而消失，是极具南越国地区特点的一种墓葬结构形式”^{〔14〕}。这一推测有道理。

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的墓道尽端“两侧各有相对柱洞五个，其间有栏板痕迹，底下有横撑

木，估计是夯筑墓道后留下下来的”^{〔15〕}（图五，1）。与农林东路“人字顶”木椁墓比照，这些柱洞与“门道”结构有关。

“门道”结构也有比较简单的墓例。广州汉墓 M5012 墓道“近封门处挖低成一平级。稍前有一道横列的凹槽，宽 20，深 12 厘米，两边有柱洞，沟与柱洞内全是板灰”（图五，2）。报告推测，“至于墓道的凹沟和柱洞，因上部已平土，未见任何遗迹，推测可能是第二次下葬时，椁口的封门柱朽坏，利用墓道两边的生土作壁，外加墓门一道（其上还可能有盖板）。合浦文昌塔墓地^{〔16〕}M6 在靠近墓坑的墓道“两壁见有双重门柱，间距 0.4 米”（图五，3），M8 墓道“距墓室约 1.25 米两侧有门柱凹槽，一侧外还有一斜槽，应寓意为斜撑”（图五，4）^{〔17〕}。

“门道”位置的建筑结构还见有墓道两侧的栏板（也就是丁巍讲到的“纵向木档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墓道的后部与前部宽度不一，明



图五

1. 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平剖面图 2. 广州汉墓 M5012 平剖面 3. 合浦文昌塔 M6 平剖面图 4. 合浦文昌塔 M8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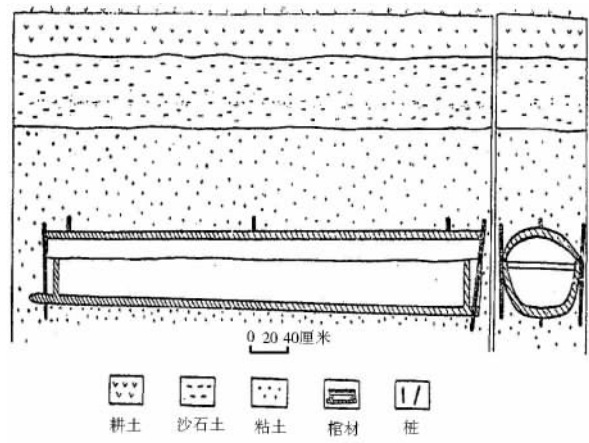
显分为两段”，第二段比第一段从两壁各收窄 10 厘米，“在清理墓道填土时，发现第一段的两侧壁有木板灰痕，知原来两壁竖插木板，板宽 28—30 厘米，高约 1.8 米”。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的柱洞间也有栏板痕迹。

“门道”位置的两侧栏板实际构成墙体结构，其实就是甬道，两侧柱洞插立的是甬道门柱和甬道壁柱。

六、棺椁围柱

越南海防越溪墓地^[18]在棺木周围栽立木桩是极有特点的葬俗。

越溪墓地的情况见诸《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的材料介绍，其中的船棺大墓“刚发现时，棺材四周钉有八根木桩。两根钉在两头提耳边，六根钉在棺材两边。可能是为了使棺材固定。这些木桩先用火薰过，以防腐烂，然后才削



图六 越南海防越溪大墓剖面图

尖一端，因此木桩边上有木炭灰痕迹，而木桩尖端则没有”。根据文字介绍和附图（图六），这些栽立的木桩围夹着船棺，而非架起。

无独有偶。广州农林东路的“人”字顶木椁墓“环坑壁发现有不规则分布的 23 个柱洞”。简报推测“可能与墓坑修筑时防止坑壁崩塌的防护架等有关”。“人”字顶大墓全国仅三见，另两座是绍兴印山越王陵和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室大墓，是百越地域等级很高的墓葬形制。农林东路大墓推测属于南越国王室贵族。

广州汉墓 M1153 椁室“左侧壁有五个圆柱

灰印，直径 0.4 - 0.48 米；柱印内侧连着一一条整齐的壁板灰线绕至后壁，成曲尺形。右侧壁前端亦有六个圆柱印，大小不等，柱印内侧的壁板灰线有直有曲，很不规整”（图一，2）。报告认为“这墓的椁室与一般用大木板累叠的做法不同，而是采用大木柱并列直竖组成。椁室由大木柱并列直竖而成。因柱印内侧还有板灰直线相连，柱壁内可能是贴有一层衬板的”。有前两座墓为参照，M1153 椁板外的立柱可能也是围柱性质。有意思的是，该墓墓室长 10.34 米，宽 6.12 米，远超过西汉前期木椁墓的一般长宽数值，被盗扰后还余有陶壁、陶方盘、象牙、犀角等器物，其中陶方盘为西汉前期墓仅见，也是一座规格较高的大墓。

初步推测，这一时期岭南越族的高等级墓有可能存在在棺椁周围栽桩立柱的葬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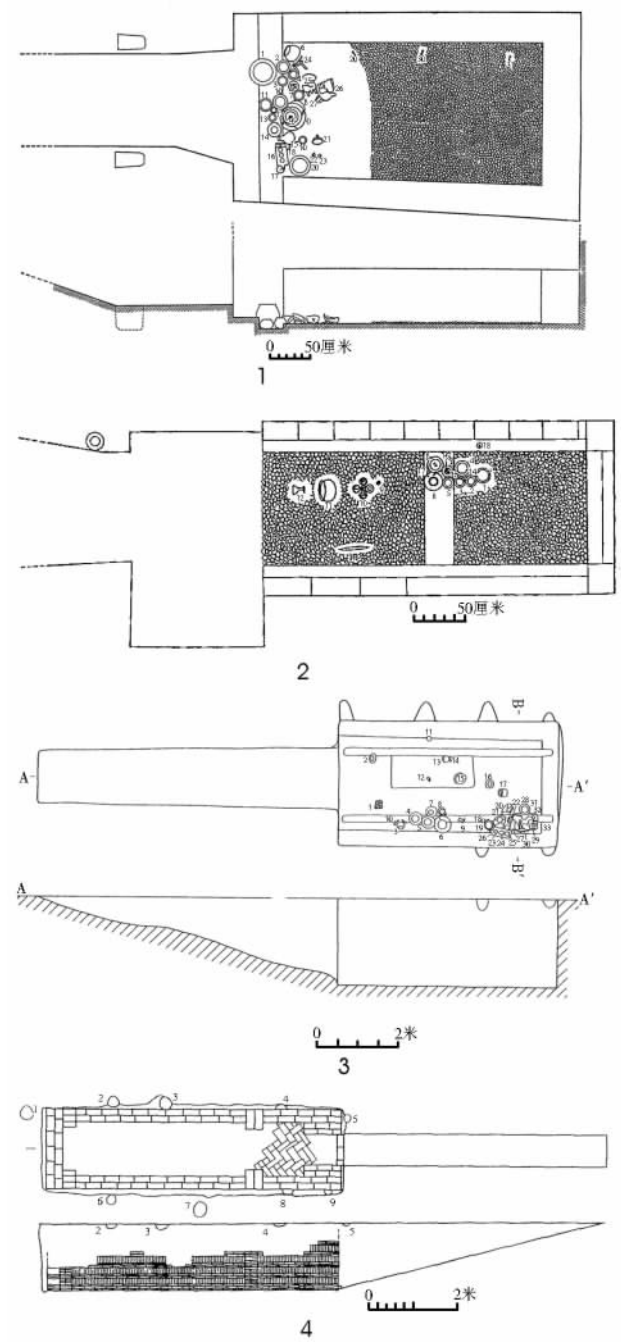
七、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

越南海防越溪墓地棺木之间钉有大木桩，从行文分析，此处不是指船棺大墓棺木四周的八根木桩。“棺木埋在坑穴内。发现时，棺木四周有许多黑泥。与上面的土层有点不同。棺木按东西向安置，微向南而倾斜，与瀚江流向并行。棺木之间钉有大木桩，似乎标志着某一种事件，或者是为棺木定向定位”。

银山岭 M116 平面图上，墓道外侧近墓门处见有一对柱洞，平剖面图的对照表现在理解上可能会产生歧义（图七，1）。银山岭 M117 “近墓门的左侧有一圆形柱洞”（图七，2）。依平面图，这两座墓的柱洞开口在地表。

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说：“古人重庙祭，汉人则重墓祀”，举出若干墓上植树和墓前树立石柱的记载^[19]。岭南战国秦汉墓在地表栽立木柱，当是表示纪念或作为标识，性质与墓上植树和墓前树立石柱略同。华表初为木柱，因此将这类柱洞的性质推测为“墓上表木”。

合浦文昌塔 M5 为土圹木椁墓，长方形竖穴。“墓室开口两侧有半开放式洞槽，一侧 4 个，一侧对应仅见 2 个”。平剖面图上，洞槽的平面和剖面均为尖圆形（图七，3）。墓口出现柱洞不是孤例。合浦罗屋村 M3 为东汉晚期砖室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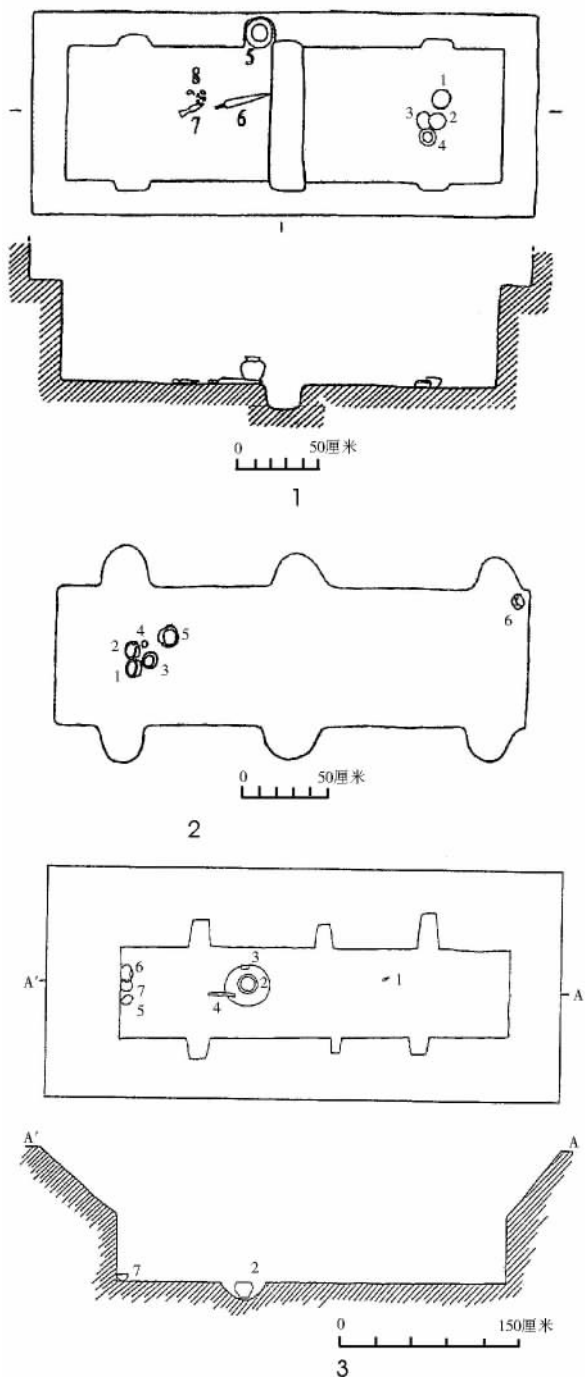
1. 平乐银山岭 M116 平剖面图 2. 平乐银山岭 M117 平面图
3. 合浦文昌塔 M5 平剖面图 4. 合浦罗屋村 M3 平剖面图

墓，“在墓口两边发现两排共9个柱洞，两排柱洞之间的距离略比墓室宽，基本呈对称关系。柱洞均为圆形，圆底，直径15—30、深5—25厘米不等”^[20]（图七，4）。这两座墓的墓口柱洞似乎与墓上的简易建筑有关，也可能只是在地表的墓口周围栽柱立柱。地表墓口若栽立桩柱，可以视作棺椁围柱的变体形式，也可以视作“墓上表

木”的一种形式。

八、存疑柱洞

由于墓室和棺椁保存情况以及发掘报告图文介绍的限制，有些迹象能否判断为柱洞只能存疑，有些柱洞的性质和用途也无法推测。



图八

1. 乐昌对面山 M183 平剖面图 2. 乐昌对面山 M151 平面图 3. 灵川马山 M7 平剖面图

乐昌对面山墓地^[21]M183 二层台长边坑壁两侧有三道自上而下的对称凹槽,简报推测是放置垫木的槽道。观察剖面图(图八,1),墓底只是中部有一条凹沟可以放置垫木,前后两道凹槽也许是暴露于坑壁的柱洞。对面山 M151 坑壁两侧对称半圆状凹槽情况大致类同(图八,2)。

封开利羊墩墓地^[22]M12 “在墓坑的一端的两角向外各扩展一小方坑,边长 20 多厘米,深于墓底 30 多厘米,内无遗物,不明用途”。“M27 墓的一端两角也有类似 M12 的小坑,深约 10 厘米”,M27 的两个小方坑分别出一件铜带钩和一件小陶杯,更觉特殊。

灵川马山墓地^[23]M6 “墓室前部底也整体下凹 6 厘米,主要的随葬品均置于此。墓室前部墓壁有 4 个略呈圆形的柱洞”,未附图照。M7 “墓壁从墓口往下即开始斜坡状,然后垂直往下至墓底,南北两侧各有三个分布较均匀的长方柱洞”,观察照片,墓坑北侧大部呈二层台状,三个柱洞开口在二层台面;南侧三个柱洞开口在斜坡壁上。这两座墓柱洞的性质和用途无法推测

以上扼要讨论了岭南战国秦汉墓柱洞的性质和用途,尤其“棺架立柱”、“棺椁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几项与岭南越族葬俗相关,先前似未引起特殊注意,因此多着些笔墨。必须指出,前面依性质和用途进行的柱洞讨论,只是希望梳理出逻辑脉络,绝非逐一指认凿实。虽然讨论这个问题不免有揣测成份,却很有必要。

注释:

[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考古》1982 年第 4 期。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 年第 3 期。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 年第 1 期。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

墓》,《考古》1986 年第 3 期。

[6] M8、M6 和 M10 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 年第 7 期。M16 和 M17 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肇庆古墓》,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肇庆古墓》,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8] 黄森章:《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载《穗港澳汉墓出土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983 年。

[9] M71、M55、M64、M74 和 M114 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 年第 2 期。M94、M97、M116 和 M117 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有些学者认为银山岭“战国墓”已进入西汉纪年。

[10]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待刊。

[11] 蒋廷瑜:《铜柱形器用途推考》,《考古》1987 年第 8 期。

[1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徐闻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 年第 9 期。

[1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载《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1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注释 1。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9 期。

[16]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 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载《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17] M8 剖面图上表现出一对凹槽,彩版九:1 注明为“M8 的封门柱槽”,却见有两对凹槽。彩版九:1 墓坑底部前端明显可见一道横向枕木沟,与 M6 位置相同。因此彩版九:1 标注的墓号有误,应该是“M6 的封门柱槽”。

[18] (越)黎文兰等:《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梁志明译),第 55—56 页,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 1982 年。

[19]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合浦县罗屋村古墓葬发掘报告》,载《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2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 年第 6 期。

[22] 杨式挺等:《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 年第 3 期。

[2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灵川马山古墓群清理简报》,载《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4 年。